

王牌战舰

的覆灭

王义山 编著

海洋出版社



王牌战舰的覆灭

王义山 编著

海 洋 出 版 社
1990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大和”号等著名战舰为主线，详细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和北极水域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海战。书中记录的各个战斗场面激烈而真实，读后对海军各种舰艇的作战，特别是对战列舰、航空母舰和潜艇的作战，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本书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在历史和军事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齐庆芝

责任校对：金玉筠

王牌战舰的覆灭

王义山 编著

*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125 字数：250千字

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

ISBN 7-5027-0956-8/E·17 定价：3.80元

前　　言

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海军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写了一系列有关制海权的书，其中两部特别有名，它们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和《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他的理论受到了新老帝国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从此，“制海者制全球”这句名言，便成了各海军强国倍加崇尚的信条。

为了争夺制海权，列强展开了一场建造战列舰的竞争。战列舰吨位大，火炮口径粗，是控制海洋的主力。因此，在海军术语中，战列舰又叫主力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英国皇家海军和德国海军在丹麦日德兰半岛西北海域，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海战。英国参战舰只151艘，德国99艘。在这场大会战中，战列舰的进退主宰了一切，决定了作战双方的成败。这场海战的经验和教训，对各国的海军战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战期间，潜艇和飞机相继出战，使战列舰受到了潜在威胁。战后，战列舰审时度势地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它增强了装甲带，以对抗鱼雷的攻击；加装了高射炮，以对付飞机；同时还加强了装甲甲板，以抵抗飞机投下的炸弹。

另一个影响战列舰发展的主要因素是1922年1月生效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条约对战列舰有两项基本限制，即标准排

水量不得超过35 000吨，主炮口径不得超过406毫米。这两条限制促进了造舰技术的发展，为了使战列舰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最大的战斗力，造舰师们挖空心思，不断地采用了新技术。

1932年，法国开始建造“敦刻尔克”号战列舰，再次掀起了建造主力舰的高潮。1934年，在条约行将期满的时候，各海军强国便纷纷着手进行突破条约限额的新舰设计。1936年条约一失效，意大利就抢先一步，3艘“文内托”级战列舰开工了，英、美则分别建造了“英王乔治五世”级和“南达科他”级，纳粹海军自然不甘下风，接踵推出了“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两艘姊妹舰，日本海军野心勃勃，更是不惜血本，秘密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大和”号和“武藏”号战列舰。这一时期，战列舰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在造舰史上，“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大和”号和“武藏”号，可以堪称一代杰作。纳粹头目吹嘘说，“俾斯麦”号能打遍大西洋无敌手，是战列舰之王；日本法西斯也气壮如牛，宣称“大和”号是“日本国防的中流砥柱”，可以力挽狂澜，创造战争奇迹，是战列舰王中之王。然而，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为反动势力效命的军舰，迟早都会一笔勾销。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海军的战略是进行海上破交战。“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一服役，即被派往北大西洋和挪威海，紧步“格拉夫·斯佩海军上将”号、“沙恩霍斯特”号等大型舰只的后尘，执行攻击盟国商船的任务。日本海军则把“大和”号、“武藏”号珍藏不用，准备和美国进行构想中的舰队决战。但是，历史跟战列舰崇拜狂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航空母舰以全新的姿态登上海战舞台时，这些不可一

世的王牌战列舰，便统统威风扫地，成了任人宰割的庞然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各国海军只视航空母舰为二等角色，大多用来配合战列舰作战。1940年11月21日皇家海军“光辉”号袭击意大利塔兰托军港，1941年5月“胜利”号和“皇家方舟”号参加围歼“俾斯麦”号的战斗，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战列舰至上”的传统观念。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出动6艘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才使事情起了戏剧性变化。

在珍珠港，日本机群一举炸沉了5艘战列舰，并且重创了3艘，几乎全歼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美国海军失去了战列舰，却首先看到了航空母舰在现代海战中的重大作用。它痛定思痛，随即以为数不多的航空母舰为核心，建立了一支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从此，在太平洋上，美、日航空母舰部队便叱咤风云，在珊瑚海、中途岛、圣克鲁斯、马里亚纳和菲律宾恩加诺角进行了一场场威武壮观的海空大战。

海战场面气势磅礴，其中一批航空母舰的表现犹为出色。美国的“企业”号、“大黄蜂”号、“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还有日本的“翔鹤”号和“瑞鹤”号，就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

血与火的较量使航空母舰名正言顺地取代了战列舰，一跃而升格为海上主力。有人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航空母舰击沉的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就多达24艘，而航空母舰被舰炮击沉的，则只有英国皇家海军的“光荣”号和美国海军的“冈比亚湾”号。航空母舰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交战双方总共损失52艘，其中绝大部分为飞机所创，被潜艇击沉的，为17艘。

潜艇的战果相当可观。它们除攻击大型舰只外，最突出的表现是进行破交战。在这方面，纳粹潜艇几乎是全力以赴。盟国为了对付德国潜艇的威胁，便组织了一支支庞大的反潜部队。在大西洋上，同样进行了一幕幕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涌现出了一批名声显赫的舰艇。譬如，“U-47”号、“U-99”号潜艇，“赫斯佩鲁斯”号驱逐舰，“波格”号、“瓜达尔卡纳尔”号护航航空母舰，等等。

根据战史学家的研究和某些参战人员的回忆，笔者记述了上述著名舰艇的作战活动。全书以时间发展为序，对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和北极水域的作战都有所涉猎，以期勾画出二次大战中主要海战战场的轮廓；同时着力描写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之间的对抗，以便使读者对几种主要舰艇的作战方式，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笔者无意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次海战和所有舰艇的作战活动，只是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在浩繁的海战卷帙中选取了21个比较典型的战例。因此，本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无疑都是很有限的。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谨向为编写本书提供了各种帮助的同志深表谢意。

作 者

目 录

奇袭斯卡帕湾	(1)
拉普拉塔河口的死光	(13)
纳尔维克海战	(28)
“海狼”狂潮	(42)
“光辉”的“判决”	(51)
围歼“俾斯麦”	(62)
大偷袭中的袖珍艇	(78)
击沉“约克城”	(87)
血喋萨沃	(98)
老 E 战南洋	(115)
“鱗鲀”斗“飞鹰”	(133)
比斯开湾内的角逐	(145)
“黑窟”腥风	(157)
攻杀“多瑙”	(168)
海猎	(178)
冰海“瞎蝙蝠”	(197)
“鸽”作战	(218)
三炸“提尔皮茨”	(233)
马里亚纳火鸡大捕杀	(249)
“帝国宠儿”的劣迹	(266)
王牌战列舰的覆灭	(284)
附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大型水面舰只	(300)

奇袭斯卡帕湾

1939年10月1日，基尔港。在“维斯杜拉”号供应舰的军官舱里，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卡尔·邓尼茨正前倾着身子，俯视着一张奥克尼群岛的大海图。他在等候“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想派他突入斯卡帕湾，给英国皇家海军致命一击。

邓尼茨眯着双眼，神情忧郁。一个月前，希特勒兵犯波兰，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德国海军又要重振威风，和老对手英国皇家海军决一雌雄了。他算计过，如果要确保大西洋海战的胜利，他至少得有300艘潜艇，可是事与愿违，他手中只有57艘潜艇，能够到远洋作战的，还仅够半数。鉴于此，他准备先发制人，一开局就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换句话说，就是可以不发警报，击沉一切往来英国的船只。

但是，希特勒否决了他的计划。这个波希米亚歹徒只宠爱大舰巨炮，视“俾斯麦”号战列舰如掌上明珠，对潜艇这种小玩意儿还不甚了了。他严令邓尼茨，必须按照战前国际条约规定的条款作战。潜艇只能在检查完毕、安排好海员离船之后，才能击沉那些运送作战物资的商船。希特勒这样做决非出自善心，他是为了稳住美国，以便腾出手来，去攻苏联。

偏偏在这件事情上，邓尼茨出了差错。9月3日，“U-30”

号潜艇擅自作主，在赫布里底群岛外击沉了英轮“阿锡尼亚”号，致使118人遇难，其中有22名美国人。英国人愤怒了，美国人震惊了；希特勒大发雷霆，邓尼茨终日惶恐不安。由于害怕美国借口参战，希特勒一口咬定这不是德国潜艇所为。“U-30”号潜艇的航海日志被销毁。艇员个个信誓旦旦，答应严守秘密。正是在这种处境下，邓尼茨萌发了袭击斯卡帕湾的念头。为了给潜艇部队挽回面子，他必须打击正当目标——皇家海军。

在德国海军里，斯卡帕湾是一个耻辱的标志。它位于苏格兰北端的奥克尼群岛，四周群山环抱，是一片面积为340余公顷的深水良港。它东临北海，西通大西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锚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斯卡帕湾就是皇家海军的主要基地，1916年，英国舰队曾从这里出发，赶到日德兰和德国舰队决战。1918年，德国战败。第二年，德国海军的舰只被全数囚在港内，后一道自沉。

正因为如此，邓尼茨才决计啃这块硬骨头，来杀英国人的锐气。他说干就干，当即便命令有关部门搜索情报。9月6日，空军出动了一架亨克尔式轰炸机，对目标进行空中侦察；一艘潜艇也奉命出动，前去察看斯卡帕湾出口的潮汐和海流。从飞机拍摄的照片来看，皇家海军本土舰队的大小舰只全部在港，各出入口布防严密。

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偷袭军港的先例。1914年11月，“U-18”号潜艇尾随一艘供应船，试图通过大门，溜进港内，结果很快被发现、击沉。1918年10月，“UB-116”号潜艇重施故技，但同样未逃厄运，被岸控水雷场炸毁。邓尼茨不想照搬老一套，他要攻其不备，用奇兵制胜。

斯卡帕湾共有7个出入口，3个宽口在西部，设有防潜栅；4个窄口在东部，用沉船封死。邓尼茨不走正门走侧道，打算让潜艇从“封死”的柯克海峡进入锚地。

柯克海峡在东侧的最北端，有3艘沉船横亘其间：沉船重叠错落，南边沉船和海岸之间的航道，宽约15米，深6米；中间沉船和北部沉船之间的航道稍宽，但水浅流急。他认定，只要导航准确无误，让潜艇走Z字航线，借助夜幕的掩护从水面偷渡，还是有把握的。

“U-47”号潜艇艇长冈瑟·普里恩技艺高超，胆大心细，是完成这次特别任务的合适人选。3个星期后，当普里恩刚刚出海归来时，邓尼茨便在“维斯杜拉”号潜艇供应舰上召见了他。邓尼茨站在一张大圆桌旁，目光咄咄逼人。“普里恩，我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你把这些资料拿回去研究一下，行，或是不行，两天之后再作答复。要注意保密，不许你同任何人商量这桩事。”

“明白了，长官。”

第二天，普里恩提前来见邓尼茨。“我看行，长官。”

“那很好！你的艇即刻备航，准备出海。”邓尼茨说。

6天后，“U-47”号潜艇^①便悄悄驶出了基尔运河。它横

① “U-47”号潜艇为VII-A型艇的改进型，属VII-B级，1938年在基尔船厂建成服役。它水面排水量753吨，水下排水量857吨，艇长66.5米，宽6.2米，吃水4.72米，艇员编制35人。它可以在30秒内下潜，最大下潜深度183米。有柴油机2台，电动机2台，输出功率分别为3200马力和750马力。水面最大航速17.9节，水下航速8节，载燃油108吨。水面以10节航速行驶时，续航力为9500海里；水下以4节航速行驶时，续航距离为90海里，艇首装有4具鱼雷发射管，艇尾有1具鱼雷发射管，储备鱼雷9条。此外，在指挥台前边和尾甲板上，还有一门88.9毫米炮和一门20毫米高射机关炮。

穿北海，日夜兼程地向奥克尼群岛开去。

10月13日，星期五。“U-47”号潜艇神鬼不觉，秘密潜坐在奥克尼群岛东侧的海底。90米深处，风浪毫无影响，只有海流偶而轻摇着它的钢铁壳体。驶离基尔已经5天了，艇员的生活节奏一反平常。白天，他们下潜睡觉；夜晚，浮上水面赶路。这天早晨4时37分，艇便下潜了。按计划，要到19时才能上浮。30余名艇员呆在这个狭小的雪茄形壳体内，要耐着性子等候15个小时。为了省电，不必要的照明灯和辅助设备关闭了；为了减少氧气消耗，休更的艇员一律躺在铺位上。艇内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说话、走动，只有管路和板壁上凝结的水珠下落时的滴嗒声。

艇首鱼雷舱里，普里恩向鱼雷兵透露了这次出航的秘密使命，宣布主攻目标为敌航空母舰，其次为战列舰和巡洋舰。他的话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好象全在意料之中。这些20岁上下的年轻人，在帝国海军传统的熏陶下，时刻都想立功受勋，当“战斗英雄”。他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回到了艇长室。

艇长室在中央通道左侧，紧挨着控制室，中间只隔一层绿布帘。这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单人住舱，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他和衣倒在铺位上，试图入睡。但是，他脑海中反复出现的，仍是那几条通入斯卡帕湾的航道。

14时，厨师沃尔兹起床，走向艇尾。通道里，很快传来了厨房的叮咚声响。16时开饭，艇员坐在铺沿上，个个如狼似虎，将送来的汤、牛排、土豆泥、洋白菜和甜咖啡通通一扫而光。他们打趣说：这才是一顿真正的“最后晚餐”。

收拾完杯盘餐具，全艇开始行动。艇员各自翻起床铺，

挂绑在壁板上。人人各就各位。鱼雷舱里，鱼雷兵揭开下层甲板，放下吊杆吊起鱼雷，送进1号和2号发射管。无线电兵把电台大卸八块，将导航本、信号本、密码本全部放在定时炸弹上方，准备万一被俘，就炸艇自沉。逃生口塞满了食品、雪茄和巧克力，军帽上的潜艇部队标志也一概撕掉。19时15分，各战位传来了普里恩的命令：上浮到潜望镜深度！

控制室内狭小嘈杂，挤满了人。舰桥瞭望无事可干，正站在出入口盖下，烦躁地摆弄着挂在胸前的双筒望远镜。潜浮军官站在两个舵手身后，严密监视着外观与温度计相仿的深度计，以便使艇隐定在潜望镜深度行驶，误差不超过8厘米。

“U-47”号潜艇腾离了海底。它头部微微翘起，深度计的指针向反时针方向跳动，电动机嗡嗡嘤嘤，推着潜艇缓缓上浮。在25米深度上，普里恩命令声纳兵搜索海面。没有发现目标，艇继续上升。当艇上升到大约14米深度时，他又用潜望镜飞快地搜索了一遍空旷浩淼的洋面，接着果断下令：浮出水面！

普里恩扶梯而上，爬进了指挥台。注排水军士打开了高压控制板上的主阀，压缩空气尖声怪气地冲进水柜，驱赶着压载水。“U-47”号潜艇颠簸摇晃着，终于破水而出。

当上出入口盖开缝均压时，一丝清新的空气流入艇内。普里恩心头一爽，不禁加快脚步，登上了舰桥。瞭望亦步亦趋，紧跟在后。突然，机舱传令钟响了，推进器联轴节挂上了柴油机主机，艇体猛然颤抖，摇晃着身子破浪向前。冷风扑面而来，水珠飞溅到舰桥上，扑打着普里恩的皮革防水服。当柴油机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轰鸣声时，“U-47”号潜艇

开始加速，在夜幕的遮裹下，向目标海岸逼近。

尖尖月牙，将缕缕清光撒向大海。北海的天穹，在北极光的照映下，仿佛抹上了一层透亮的油彩。“U-47”号潜艇顺着潮流，驶进了霍尔姆海峡峡口。

霍尔姆海峡水流急湍，夜间导航极为困难。23时刚过，潜艇抵近罗斯内斯角。能见度大约为600米，普里恩举起望远镜，认真地搜索着沉船。他茫然了，眼前的情景和航空照片大不相同。忽然，话筒内传来了航海官的大声报告，按推算航法，潜艇航向有误。普里恩当即将右舵，取 30° 航向，掉头北上。

几分钟后，柯克海峡豁然在目，海岸一片朦胧，山巅上的灯光闪闪烁烁，象星星在眨着醉眼；沉船横卧在峡口内，暗影绰绰；整个场面，宛如一幕精心设计的舞台布景。

“U-47”号潜艇闯进了柯克海峡。潮水上涨，水位升高，一股强劲有力的水流推着潜艇往前冲。导航、操舵十分困难，变化极快。普里恩打算走北部通道，他下令左满舵，同时通知机电长，关闭大声吵闹的柴油机，改用低声细语的电动机。海面北风拂拂，潜艇贴着双桅帆船“太晤士”号缓缓行驶，间距不到15米。

沉船“太晤士”号、“索里亚诺”号和“米尼奇”号模样依稀，它们桅杆折断，壳体内灌满了水泥，只有上层建筑露在水面。3船鼎足而立，互为依托，一根30厘米粗的绳索和数根15厘米粗的钢缆串联其间，象死神手中的长鞭，横扼在海峡的咽喉。

舰桥上，普里恩下令取 270° 航向，直驶两船之间宽约30余米的水面。刚绕到“太晤士”号船尾，他一眼就看到了那根

粗绳和缆索。钢缆近旁，还晃动着一圈圈水光熠熠的漩涡。“U-47”号潜艇走在空隙正中，这里，绳缆下垂，艇借助上涨的潮水，或许可以从钢缆上越过。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潮水将艇猛向右推，潜艇竟身不由主，一头撞到了钢索上。

钢索顺着艇底后滑，潜艇骑在缆绳上向岸边蠕动。忽然，艇体触地，水流急湍飞逝，每一秒钟都有可能使艇搁浅，身陷困境。情况万分紧急，普里恩当机立断，下令左舷主机停住，右舷主机低速运行，艇向左转，企图躲开浅岸。这一着毫无收效，他又赶忙下令吹除压载水舱。艇体顿时变轻，倏然脱离了海底。

普里恩连连下达舵令，“U-47”号潜艇终于“跃”过钢缆，闯出了柯克海峡。他看看表，时间是10月14日0时27分。

少顷，公路上一辆小车驶来，车灯将艇的右舷侧照得通亮。他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一时不知所措。距离太近了，他甚至能看清司机和士兵的面孔。然而，车灯很快消失了，一切都没有发生。前方是一片开阔的水域，普里恩轻松地长嘘了一口气，下令潜艇加速，向海湾腹地急驶。

大约走了3.5海里，普里恩没有发现任何目标。他转舵向左，绕了一个大圈，驶向梅茵兰岛。“U-47”号潜艇低速前行，横穿海湾，但依然不见有战列舰、航空母舰或巡洋舰。英国舰队在哪里？普里恩心急似火，他手持双筒望远镜，在水波粼粼的海面来回搜索着。蓦地，前方出现了一个暗淡的影子。艇笔直向前，黑影越放越大，渐渐露出了英舰独特的三脚桅和大炮塔。西边大约1海里处，还有1艘舰。普里恩大喜过望，他判断：这是两艘战列舰。

他下达了攻击令。恩德拉斯上尉则弯着身子瞅着目标，准备用3条鱼雷进行扇面齐射。两条对准近舰，一条对准远舰。

“发射管注水。”

“注水完毕。”

“打开发射管外盖！”

“开盖完毕！”

接着，恩德拉斯揿动了发动钮。为了防止电发装置失灵，一个鱼雷兵同时按动了手动发射开关。传来了高压空气进入发射管内的嘶鸣声，艇体颤抖了一下，第一条鱼雷驰出了发射管。鱼雷重约1.5吨，载炸药360公斤。几秒钟后，第二条鱼雷射出，接着是第三条。潜艇掉头回航，声纳兵监听着鱼雷螺旋桨运行时发出的噪音。航海长盯着手中的秒表，计算着时间。艇内，人们凝神屏息，静候着第一声爆炸。

第一条鱼雷击中目标，第二条和第三条鱼雷失的。由于不能击沉两艘英舰，普里恩下令用尾部发射管重新攻击。但是，攻击同样没有命中。

他下令重新逼近目标，首部发射管又装填了3条鱼雷。舰桥上，恩德拉斯弯着身子校正着瞄准器。当“U-47”号潜艇驶到更近的距离时，普里恩再次下达了攻击令。3条鱼雷象3把明晃晃的长剑，划破冰冷的海水，向英舰冲去。

10月7日，当普里恩动身前来斯卡帕湾时，皇家海军本土舰队的绝大部分舰只已向苏格兰西海岸的埃韦湖港转移。湾内，只留下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柏伽索斯”号水上飞机母舰和几艘辅助舰只。几天前，“皇家橡树”号出航时受了一点小伤，现已修复，定于14日出海。该舰排水量29 000吨，

装有8门381毫米主炮，装甲厚达330毫米。它虽是一艘饱经沧桑的老舰，但仍不失风姿，具有相当的战斗力。

1时刚过，值更突然听到舰首一声巨爆，旋即又传来锚链隆隆滑落水中的响声。一根水柱突兀而起，瞬时又跌碎在首甲板上。首部住舱里，不少人被震落下床。有人说，这是德国飞机投下的炸弹；有人认为，战舰大概是触了漂雷；由于出现了一股难闻的怪味，又有人猜测爆炸发生在油漆舱内，或许是冷藏库内的一个二氧化碳瓶炸掉了。直到一名经验丰富的水兵发现通气管从舰首底舱传来的空气有压力时，才知道军舰出现了破损，正在进水。

这倒无关大局。首舱小，水密性好；一舱进水，也不会引起纵倾。W·G·本舰长和几名军官登上甲板，草草巡视了一番，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都各自回舱休息。

1时16分，第一次爆炸后12分钟，中部发生了第二次大爆炸。一道白晃晃的水柱冲天而起，凶猛地摇撼着舰体。紧接着，主桅前方又发生巨爆，比前次更加凶狠、惨烈。黑烟翻滚升腾，右舷机舱被炸穿，“皇家橡树”号急剧右倾。这时，舰员餐厅下又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其狂烈程度，似乎要将这艘大舰抛出水面。

舰内照明中断，下甲板下漆黑一团。广播系统失灵了，命令无法下达。弹药库起火，燃烧的火药狂暴地窜出烟囱，如同一盏硕大、骇人的喷灯。烈焰外缘桔黄，内里透蓝，将那些懵懵懂懂逃到上甲板的舰员，吓得魂不附体。

“皇家橡树”号上的绝大部分舰员被困在下甲板下。他们六神无主，恐慌中四下逃生。有的滑入开口，掉进了弹药库